

# 经典与机构的博弈： 肖洛霍夫中心化过程略考\*

刘亚丁

**摘要** 在肖洛霍夫创作的初期(1925年-1938年)拉普的、或其他的持庸俗社会学批评观的批评家给予他激烈的抨击,持庸俗社会学观念的握有权力的人们也给肖洛霍夫极大的压力,要他更改《静静的顿河》的内容和人物的命运。在长达14年的创作过程中肖洛霍夫表现出了艺术家的良心与高度的勇气,为了表现历史的真相,不惜与握有权力的庸俗社会学禀持者相抗衡,拒绝了他们更改的要求,这有助于形成《静静的顿河》超越狭隘团体利益的经典品质。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肖洛霍夫的命运急转直“上”,文学机构向文学经典妥协,此后他被认为是具有处于文学中心的资格,成为苏联的经典作家。

**关键词** 肖洛霍夫 《静静的顿河》 庸俗社会学 中心化

## 一

肖洛霍夫进入文学界、开始发表《顿河故事》和《静静的顿河》的时候,苏联文学界还散发着浓烈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庸俗社会学的批评还很盛行。同时来自各方面的庸俗社会学的压力始终伴随着长达14年的《静静的顿河》的创作过程。肖洛霍夫按照自己对生活的正确认识来进行创作,同时要在言论上、创作中拒斥各种庸俗社会学式的干扰。

当时文学界的阶级斗争的高调门,可以从发表有关肖洛霍夫的评论的杂志中感受到。如1929年一家杂志报道共青团的会议时用了这样的词句:“在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正在以更复杂的形式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形式和道路、它在现代条件下的手段都更加复杂了。对新一代劳动者进行革命教育的艰巨性正由于阶级斗争的手段的复杂性而产生”;<sup>[1]</sup>该杂志指责高尔基的《工人阶级应该

培养自己的文学大师》的发言是“无耻的进攻”,“掩盖了高尔基背后的真实的反动的嘴脸”。<sup>[1]</sup>在《顿河故事》和《浅蓝色的原野》发表后,1927年“拉普”批评家叶尔米洛夫称肖洛霍夫是“初学写作者”,指责他这两部短篇小说集偏离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风格”。<sup>[2](283)</sup>当时以庸俗社会学方法对《静静的顿河》大加贬斥的代表人物有扬切夫斯基,吉纳莫夫和马伊泽尔等。扬切夫斯基把《静静的顿河》称为“反动的浪漫主义作品”,他明确指出:“肖洛霍夫反动性的实质何在?这部反动的浪漫主义作品是由哪些元素构成的?首先,肖洛霍夫不是以过去为将来的出发点,而是相反,让人重回过去。第二,他夸大了过去,那‘静静的顿河’的往昔。他浓墨重彩地描绘过去那种卑鄙无耻令人生厌的图

\* 文本为国家社科基金《肖洛霍夫研究史》项目(05BWW0012)成果。作者向李志强先生和池济敏女士致谢,前者提供了《1940—1941年斯大林奖评委会文件中有关肖洛霍夫的资料》的部分译文,后者提供了《一部反动的浪漫主义小说》的译文。

景,希望让读者也沉迷于过往的生活。我可以  
说,他的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并且同时还有  
色盲症。”<sup>[3]</sup>他还写到:“我认为肖洛霍夫  
的小说在艺术上是很高价值的(毋庸置疑,  
如果这是一部低劣的作品,那么它也不会如  
此知名,而肖洛霍夫也不会被宣称为无产  
阶级作家)。而在思想内容上,它表现的是  
最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所作所为。”<sup>[3]</sup>吉  
纳莫夫指责肖洛霍夫用讽刺漫画的形式刻  
画小说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马伊泽尔  
认为肖洛霍夫小说中白军是正面形象,而  
布尔什维克是反面形象。<sup>[4]</sup>莉季娅·托  
姆也声称“肖洛霍夫也好,马卡罗夫也  
好,卡萨特金也好,多夫仁科也好,都  
不是富农的艺术家。但是富农的情绪对  
他们创作的一系列主题发生了影响,这  
是毫无疑问的,‘天生的农夫’的思想  
是同对世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敌  
对的。对这种情绪进行无情的揭露——  
这便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sup>[5]</sup>  
1929年《现在时》杂志上发表了一  
篇文章《为什么白卫军喜欢〈静静的  
顿河〉?》,文中说:“无产阶级作家  
肖洛霍夫究竟完成了参与革命前的农  
村的阶级斗争的哪个阶级的任务?对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准确而确定的。有  
一种最客观的意见:肖洛霍夫客观上  
完成了富农的任务……结果肖洛霍夫  
的作品甚至成了白卫军喜欢的东西”。<sup>[1]</sup>  
应该指出,这个时期正面评价《静  
静的顿河》的文章也发表了一些。

在持续14年的《静静的顿河》的  
创作中,肖洛霍夫并没有因为屈从庸俗  
社会学的批评而改变自己的构思,相反  
他并不妥协,他依然直面历史真相,不  
粉饰,不曲解,体现了一位艺术家的  
真诚和良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有  
意识同他们相对抗,这就激起了更大的  
阻力。在这个期间肖洛霍夫写出《静  
静的顿河》的第三部,这一部中他用了  
很多篇幅描写顿河地区的哥萨克的暴  
动。作家通过大量令人信服的情节说  
明,国内战争时期哥萨克的暴动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党内和红军中的一部  
分人对哥萨克采取了过火的举动。

1930年夏天肖洛霍夫将《静静的  
顿河》第三部带到了《十月》杂志编  
辑部。主要由热衷于宗派主义和庸俗  
社会学批评的拉普成员组成的《十月》  
编委,对《静静的顿河》的手稿吹毛  
求疵。责任编辑的助手卢兹金通知肖  
洛霍夫:《十月》停止连载《静静的  
顿河》,并指责肖洛霍夫捏造顿河上  
游的暴动,并为暴动者辩护。<sup>[6]</sup><sup>[23]</sup>面  
对《十月》编辑部的指责,肖洛霍夫  
并没有退却。1931年6月他给高尔  
基写信求援。他在信中详细阐述了自  
己的创作意图:“但是拉普某些‘正  
统的’‘领袖们’读过第六卷之后,  
责备我引用欺压顿河上游哥萨克  
的事实为暴动辩护。斗争哥萨克  
的政策和欺压中农哥萨克达到错  
误方面,因为不写这些就不能揭示  
暴动的原因。不然,就这样无缘无  
故地,不仅不会发生暴动,就连跳蚤  
也不会咬人。”<sup>[7]</sup><sup>[328-329]</sup>由于他  
执意坚持自己讲真话的权利,小说  
的第三部迟迟不得发表。为了解决  
《静静的顿河》第三部被搁置的问  
题,1931年6月中旬高尔基促成了  
斯大林同肖洛霍夫见面。这次会见  
中讨论了作品中的倾向等问题。1983  
年肖洛霍夫同普里玛回忆起了会  
见中的细节,斯大林问及有关《静  
静的顿河》的一些问题,甚至提到  
这部小说的第三部让白卫军感到  
满意的事,作家不卑不亢地做了  
回答,实际上故做没有领会领袖  
的暗示。斯大林答应了同意出第  
三部。<sup>[9]</sup><sup>[70-77]</sup>尽管斯大林同意  
出书,但《静静的顿河》的第三部  
从1929年一直拖到1933年才在  
《十月》上出现,而且已满是刀痕,  
面目全非了:其中十一章、二十  
章、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三十  
三章、三十八章等章节被删掉了  
许多文字。责任编辑是潘菲洛夫,  
他也是当时《十月》的主编。1932  
年4月《真理报》发表《国内战争  
史纲》写作大纲,将维申斯克暴  
动定性为“哥萨克的万第<sup>①</sup>”,这  
就意味着给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们  
定了调子:参加暴动的

① 万第,法国省名,18世纪末法国革命期间此地长期对抗革命。

人就是敌人。<sup>[9](57)</sup> 也是在 1933 年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准备出版《静静的顿河》前三部的单行本。肖洛霍夫在为出版社准备稿子的时候,特意将第三部中被《十月》删去的文字一一恢复,并给出版社写信申明道:“所有三部中作者做了一些润饰……不打算做大的增删改动……在第三部有许多增补。这些部分是被《十月》编辑部砍掉的。我恢复这些文字,并且坚持保留它们。”<sup>[10](126)</sup> 肖洛霍夫煞费苦心,就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小说向世人说清楚顿河哥萨克暴动的真相。这充分体现了一位直面现实的作家的襟怀和勇气,也是肖洛霍夫同情弱者和无辜牺牲者的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自然表露。

在如何写《静静的顿河》的结尾和葛利高里的结局的问题上,肖洛霍夫也在长时间拒斥着来自从批评界到最高层的庸俗社会学的粗暴干涉。在《静静的顿河》的创作过程中,肖洛霍夫不断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要求他把葛利高里“变成”布尔什维克。在 1930 年 4 月 2 日致列维茨卡娅的信中,肖洛霍夫写道:“法捷耶夫建议我做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修改。他说,如果我不把葛利高里变成自己人,小说就不能继续连载。您知道,我在构思第三部的结尾。我终究不能把葛利高里变成布尔什维克。”<sup>[10](107-108)</sup> 当时法捷耶夫是拉普领导人,是当时《十月》的主编,其权力之大可以想像。但肖洛霍夫并不为他的劝说和逼迫所动。1935 年肖洛霍夫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坚持葛利高里不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sup>[11]</sup> 1936 年也有评论家对《静静的顿河》的第四部的结尾提出了要求:“《静静的顿河》最后一部(第四部)艺术上的主要环节应是全新的质变:最终同过去决裂,并且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所有哥萨克劳动人民而言是唯一的道路。这样的结局符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完全吻合。”<sup>[12]</sup> 批评家表达得要委婉一些,但实际上也是针对葛利高里的结局提出了改弦更张的要求。1937 年 9 月肖洛霍夫对到维申斯克去了解情况的苏联作协

领导人斯塔夫斯基说“最后的结局是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放下武器,放弃斗争。我无论如何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sup>[13](82)</sup> 1937 年底肖洛霍夫已经写完了《静静的顿河》的第四部第 8 卷,但迟至 1940 年这部分才出现在《新世界》的第 3-4 期上,原因是斯大林对肖洛霍夫没有把葛利高里转变成红色哥萨克不满。<sup>[6](62-63)</sup> 肖洛霍夫学家、9 卷本《肖洛霍夫文集》(2000-2002)的编辑者弗·瓦西里耶夫写道:“1938 年冬天,在读完第四部手稿后,斯大林把肖洛霍夫召到莫斯科,对他说:‘要改变小说的结局,要表明,葛利高里究竟是什么人,是红色哥萨克,还是白卫军匪帮。’”<sup>[10](350)</sup>。罗·梅德维杰夫认为,在当时的文学圈中不少人都知道斯大林对《静静的顿河》的结局不满意。<sup>[14]</sup> 从 1940 年发表的《静静的顿河》的第 8 卷来看,肖洛霍夫并没有接受这个指示,对葛利高里的结局没有做任何修改。格·叶尔莫拉耶夫认为,1938 年罗斯托夫州政治保安局策划实施、几乎就要得逞的逮捕肖洛霍夫的计划,实际上是斯大林对肖洛霍夫拒绝修改极端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sup>[6](227-229)</sup>①

加上其他因素,《静静的顿河》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内在的条件:作品超越了庸俗社会学式的狭隘的、团体的、短时段的具体要求,而成为了体现人民心声高度的人道主义杰作。相反,假如肖洛霍夫的“抗干扰”能力不强,屈从庸俗社会学压力,依样画葫芦,那就会写出一部平庸的、合乎当时潮流的作品,那么世界文学就会损失一部不朽的《静静的顿河》。

## 二

肖洛霍夫的经典化的明显的表征出现在

① 关于顿河州政治保安局逮捕肖洛霍夫的阴谋,参见奥西波夫《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中译本,前引书,227-229 页;刘亚丁《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82-90 页。

1938年之后。1939年他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0年11月8日在斯大林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讨论会中,围绕是否授予《静静的顿河》第四部斯大林奖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包括阿·托尔斯泰在内的一些评委对葛利高里以匪徒的身份结束作品深为遗憾。阿·托尔斯泰说“小说第四部结尾(确切地说,小说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强壮的哥萨克代表,既有能力又有激情,却走向匪帮的整个叙事部分)损害了读者心目中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不安分的形象,以及肖洛霍夫所创造的整个形象世界。”他还说“《静静的顿河》这样的结尾是作者的构思还是个错误?我认为是个错误。如果《静静的顿河》就以第四部结束的话,那这就是错误……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错误将会被那些要求作者继续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生活的读者的意志纠正过来。”但他明确表示会投肖洛霍夫的赞成票。<sup>[15](500)</sup>法捷耶夫在评奖会上对《静静的顿河》表达了两点不满,首先是对葛利高里的结局不满,其次,对作品中塑造的共产党员形象不满。<sup>[15](504)</sup>因此他表态说:“我个人的意见是,那里没有展示出斯大林事业的胜利,这让我在选择时犹豫不决。”<sup>[15](504)</sup>尽管讨论会上听起来一片反对之声,但在11月25日的投票中,35人无记名投票,31票赞成给《静静的顿河》第四部授奖,而另外的瓦西列夫斯卡娅的《沼泽地上的火焰》和谢尔盖耶夫-倩斯基的《塞瓦斯托波尔激战》分别只得了1票,也就是说《静静的顿河》获得了压倒多数票。<sup>[15](523)</sup>在投票后关于《静静的顿河》的记录稿中,有这样的评价:“作为真诚的艺术家的肖洛霍夫在整个史诗的范围内,不可能以其他的方式来结束《静静的顿河》的第四部。假如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走其他任何一条道路,都导致艺术上的不真实,小说的结构和内在逻辑都会坍塌。”<sup>[15](525)</sup>最终还是决定授奖给这部作品。

从此肖洛霍夫和他的作品在批评界、研

究界渐入顺境。1939年至1940年这两年间各种报纸发表有关肖洛霍夫的文章共65篇,其中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2篇,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6篇<sup>[16]</sup>(440-445;698;709-711)。1939年1月乌西耶维奇在发表于《真理报》的评论《静静的顿河》和《新垦地》的文章中称“肖洛霍夫的这些作品的巨大的意义在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研究,并正确地描写了在农村发生的复杂的、矛盾的生活现象,在完满性中,展示了新的、有时是出人意料之转折。”<sup>[17]</sup>1940年年底戈芬舍费尔在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图文并茂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的命运为什么会发生积极转向,为什么批评界和体制会由对其实行他强力的庸俗社会学压抑似乎突然之间转到了接纳他,赞扬他,甚至奖励他?个中原因有学者做过探讨。肖洛霍夫研究家奥西波夫指出,斯大林认为,一个大国,在伟大的高尔基去世后,不能没有可以数得出来的,在全世界引以自豪的一群作家<sup>[9](232)</sup>。叶尔莫拉耶夫分析了斯大林由怂恿对肖洛霍夫实行政治迫害快速地转到向他提供保护的原因:是因为“对领袖而言,这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可以展示苏联文学的成就”。<sup>[6](65)</sup>且看《静静的顿河》翻译的情况,《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在苏联刚一发表,很快就在很多国家有了译本,1929年在德国(魏玛共和国)出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的译本。1930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中国出版,1931年在法国、英国、美国出版,1932年在丹麦、1934年在日本出版。在这样的背景下体制向文学经典妥协了,这也许是博弈论的典型案列。此后肖洛霍夫被认为具有处于文学中心的资格,成为苏联的经典作家。

此后,尤其是在苏德战争结束以后,有不少事实成了肖洛霍夫居于文学中心的表征:1955年5月24日是肖洛霍夫50岁生日,国家授予他列宁奖章,并在莫斯科举行庆祝他50岁生日的晚会,如《真理报》<sup>[19]</sup>、《消息

报》<sup>[20]</sup>等重要报纸在一版或二版报道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肖洛霍夫诞辰的晚会或相关信息。肖洛霍夫连续在苏共二十大至二十四大做大会发言<sup>[21]</sup>(7-17, 22-32, 48-56, 67-63)。

#### 参考文献

- [1] Настоящее, 1929 [C], №8-9.
- [2] 舍舒科夫:苏联二十年文学斗争史实[C],冯玉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 [3] Янчевский Н. Реакционная романтика [J]// На подъёме, 1930, №12.
- [4] Майзель, О. «Тихом Доне» и одном добром критике [J]//Звезда, 1929, №8.
- [5] Тоом Л. Кризис или агония [J]//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осту, 1930, №11.
- [6] Ермолаев Г. «Тихий Дон»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зура 1828-1991 [C], Москва, ИМЛИ РАН, 2005.
- [7] 《肖洛霍夫文集》[M],孙美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第8卷。
- [8] 刘亚丁: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 [9] 奥西波夫: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M],刘亚丁、涂尚银、李志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 [10] Шолохов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M]. Москва, Терра, 2002, т. 6.
- [11] Дир. Разговор с Шолоховым [N]//Известия,

10 марта 1935.

[12] В. Перцов. Нов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J]//Знамя, 1936, №11.

[13] 《作家与领袖——肖洛霍夫致斯大林》[C],孙美玲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4] Medvedev Roy A. *Problems in the Literary Biography of Mikhail Sholokhov* [C]. Trans. A. D. P. Brig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7.

[15] Шолохов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омитета по Сталинским премиям 1940-1941 гг. В сборнике «Новое о М. Шолохов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C]. Москва, ИМЛИ РАН, 2003, сс. 486-551.

[16] Шолохов М. А.: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ателя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е [C]. Сост.: В. Зарайская и др. Москва, ИМЛИ РАН, 2005.

[17] Усиевич Е. Михаил Шолохов [N]//Правда, 1939. 1. 27.

[18] 50-летие М. А. Шолохова [N]//Правда, 1955. 25 мая. С. 1.

[19] Юбилейный вечер М. А. Шолохова в Москве [N]//Известия, 1955. 25 мая. С. 2.

[20] Шолохов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M]. Москва, Терра, 2002, т. 9.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